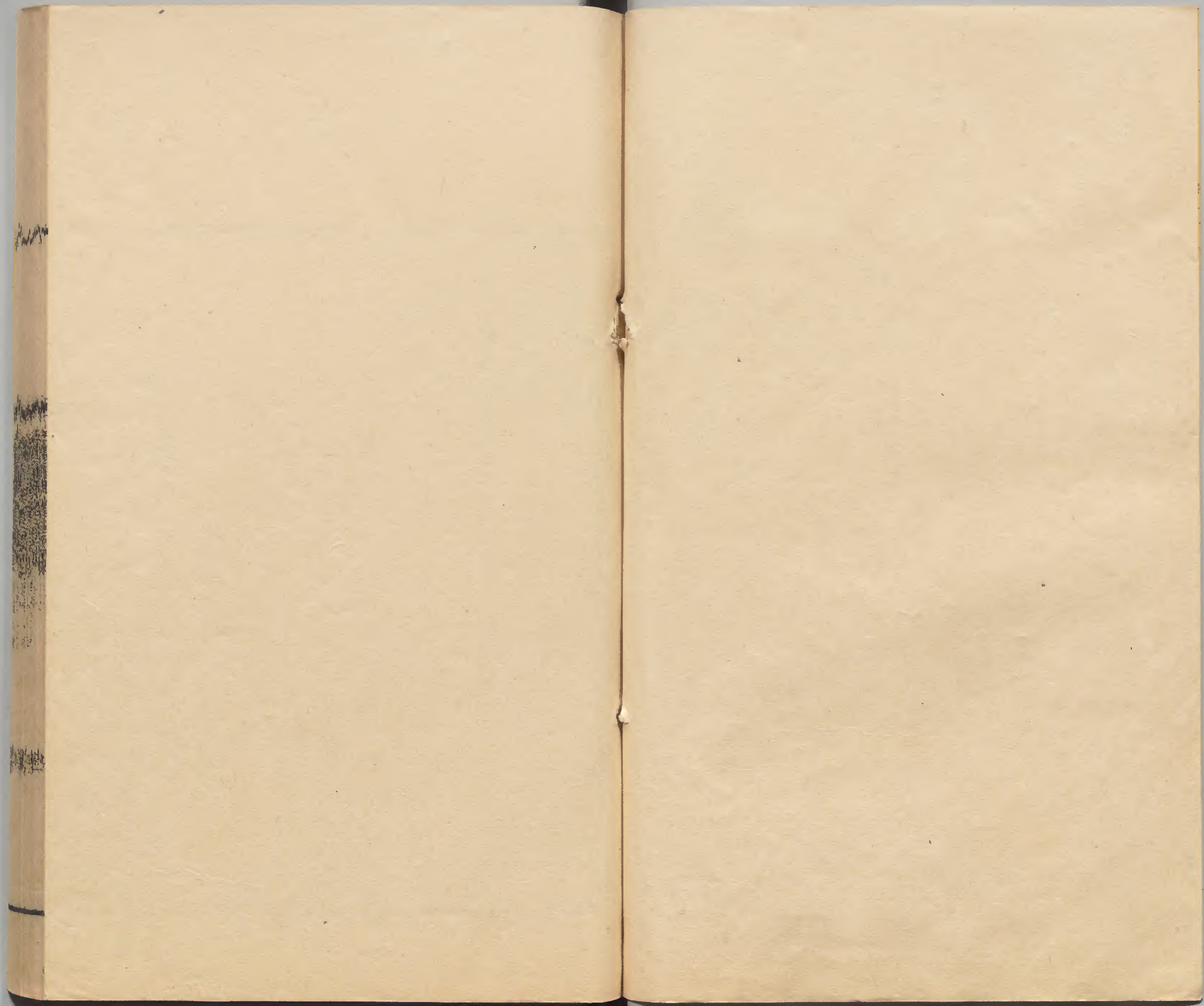


五禮通考

自百六十五
至百六十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77)	
函號	別 5	1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漢學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葆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八

射禮

蕙田案劉向別錄以投壺屬吉禮陸德明云
或云宜屬賓禮皇侃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
禮康成目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
才藝之禮燕射皆嘉禮則皇氏之說是也徐
氏師曾云此篇雖在大小戴實儀禮之正文
蓋壺者實酒之器而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
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
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

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以觀德故不廢焉

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注

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疏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七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圍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方氏慤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名之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

為謙辭疏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方氏慤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
蕙田案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與鄭小異今本大戴禮乃作哨謬甚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固辭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

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于其階上注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於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

禮記卷之六十五射禮

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于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

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偶也賓席主席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疏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為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

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屣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屣升坐之後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注

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

賓侯投疏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算與者既設中之後于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注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

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請主人亦如之注請猶告也順投失本先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疏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為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

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于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此經正爵為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蕙田案請賓曰以下大戴禮多奏投壺之令
 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釋下大戴禮多一算
 字亦較明一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
 大戴禮亦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之為
 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

陳氏禮書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
 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
 之西矣射之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

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

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于禮容節比于樂不尚于苟中也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疏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知弦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駟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駟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

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方氏慤曰以弦歌狸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疏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

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敘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疏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

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
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亦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
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
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
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于右手一純
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
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于手主黨之算自手數
之以委于地矣

蕙田案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大
戴禮作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
某黨賢若干案時已卒投有勝所不必言司
射見上不必復出其算其字當為奇字之訛
並當從小戴為確

陳氏禮書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

者跪曰敬養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莫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者

七百益
以投壺射類故
約鄉射而知也

禮記卷之五

六

蕙田案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禮作
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
諾以酌皆請舉酒蓋謂司射舉手以詔勝黨
之弟子如此所記有詳畧其義則同也

陳氏禮書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
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
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附司射
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
之上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投
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
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

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裸不勝者曰賜灌所以
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
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
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
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
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為鄭氏曰酌奠
於豐於經無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
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
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
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此一經
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馬各直其算者直當也謂
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
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
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

禮記卷之五

六

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觀之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得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中不能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陳氏禮書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
蕙田案此節之首大戴禮云司正曰正爵既

行請為勝者立馬案此據注亦司射之事此經無司正當是今本大戴禮誤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

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蕙田案大戴禮于此節之下有終則復始一句投壺禮畢無算爵已行似不應有復始之事誤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注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宴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圍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圍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用柘棘取其堅且重或以棘取無節疏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正言也今錄記者既陳

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
 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筭矢也室中最狹故五
 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投壺者人四矢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
 故知四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倍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彼膚
 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
 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圍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
 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寸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
 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圍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之
 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
 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
 求其圍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圍求方須三
 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
 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四分方積之九九
 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圍四
 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圍周二十七寸有強故云圍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
 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圍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
 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圍
 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十四寸四分之一餘三百三十四寸四分之二於二斗之積三
 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十四寸四分之二三餘有二十寸四分之二不盡故
 云圍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
 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
 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圍四
 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十寸不盡是壺徑八
 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
 故云圍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圍必受斗五升之
 物數不相會也或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陳氏禮書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
 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筭春
 秋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儒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
 一也投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筭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
 早晏視地之廣狹也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筭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筭長
 投算矣然射矢不曰筭故箭筭曰筭投矢曰筭故箭筭曰筭大戴謂算大八分
 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
 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
 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圍壺之
 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
 加之數也蓋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
 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
 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
 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
 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

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

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母懽母教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懽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

浮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懽教慢也借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疏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母懽母教者懽亦教也借立謂不正面前踰言謂遠相談話借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注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蕙田案司射庭長一節陳氏澔移在此節之

下

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
 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
 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
 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
 旌既獲卒莫此一段皆為協韻之文其前數
 句皆見射義狸首之逸文也餘亦泛陳射事
 案投壺命弦者曰請奏狸首故此備述其詞
 耳末又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此則宜為大射誓戒之詞不知何
 以綴于此篇之末也

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
 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

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
 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
 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
 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
 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
 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
 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
 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
 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
 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
 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
 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
 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

五禮通考卷之五 射禮

七

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謂也

陳氏禮書投壺之壽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為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應氏鏞曰壺之為器取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其始必于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為樂猶擊缶以為樂也所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

也興
少儀侍投則擁矢注不敢釋于地也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蕙田案此條卑幼侍長者投壺之法注疏詳見射禮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疏禮記有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雋貴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

蕙田案此兩君宴饗投壺之法

右投壺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淮陰吳玉摺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葆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九

射禮

通典漢石渠議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_{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可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是

蕙田案漢書儒林傳梁邱賀子臨為黃門郎論石渠此云黃門侍郎臨者即其人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通典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

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

隨書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

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十發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三十七發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九品第七埒十發大射置大埒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通典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則射不陳宮懸三月三日九月

九日賜百寮射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式今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克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采蘋采芣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工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

勅曰大射展禮先王勗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唐開元禮皇帝射于射宮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夾廟門中避箭位也央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福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

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如斗

設罰罇於西階西設筐於

尊西南實爵加幕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出樂作警蹕
 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
 作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
 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
 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鈇隊羣立於兩邊千
 牛備身二人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
 又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筈於其上決今之射者拾今之射提
 者持旌自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
 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挿乘矢四矢入立於
 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
 插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之止司馬降
 自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筈千牛將軍奉
 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

筈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
 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筈退奠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
 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西面左執弣右執
 箭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
 進一矢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
 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
 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
 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
右謂矢偏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
 奠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
 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貍首三
 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
 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

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

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

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于牛郎於東階下

侍射者矢加于楅釋弓于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

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

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

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

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後西面位酌者於罰罇西東

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

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

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

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對為

首再拜訖引出持鋏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

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

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罇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

不陳樂懸不行會禮

皇帝觀射于射宮前一日設宮懸張麋侯設第一楅於

庭前小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

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

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

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

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

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

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

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

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以上

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橫布各容二人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著矢陳密者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俱常服持弓矢分為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凡射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對為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與兩手奉弓搯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罇者立於罇南執籬者立於籬南皆北面酌者立於罇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搯乘矢於帶

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挾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為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侯未須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於西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六 射禮

六

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間若一言奏七節節間司射自西

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候邊不得

射者俱逡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

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射者又逡巡司馬射退降復位協律郎

舉麾作貍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

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

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

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

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

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

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

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

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

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福北闊

其以下次加福訖取矢者各立福南北面王公以下各

降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

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

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上依射

中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

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

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矢持出中門付之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

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

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復東面

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

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

取公王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

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鋌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公王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公王以下食公王等皆再拜典謁引公王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公王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公王以下皆北面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公王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宋史禮志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下次射開樂縣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賚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埒埒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俟弭兵當與卿等行之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為賀預射官中者帝為之解賜襲衣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遂為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鞵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祇應臣僚除內侍外並

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椀射官先傳弓箭與殿侍側立內侍接椀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堦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閣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引進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揖興諸司收坐物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進奉中扁椀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別降階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椀如上儀舍人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勅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

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勅賜銀椀跪受執椀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有勅賜銀椀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示醖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

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明集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堞剪柳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會典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明集禮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如圖儀是日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器前授弓矢

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于腰帶之右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推年齒相讓年上者為上射年幼者為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算置于中或副司正書中舉旗者舉旗如式上射射畢退立于旁讓下射者詣位發矢書中舉旗如前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高品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式俱畢司正副司正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如式飲訖請射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圓揖而退何景明鄉射直節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

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詞緒理可尋也 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射之節于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于天下矣 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于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于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

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施于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蹤

五頁七
蹲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
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邊馬慣戰數
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
內或插腰間俱不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弣把定又
以一枝中弦掛為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
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
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
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
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
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
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抹鞦云
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
射也曰對鐙向傍對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鬃者以

馬之頸鬃為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
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
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鐙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
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
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
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習
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
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
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
跨與射不全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
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蕙田案此條附論馬射之法

右歷代射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六

淮陰吳玉摺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

鄉飲酒禮

蕙田案鄉飲酒之禮見于經傳者有四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王以禮禮賓之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鄉大夫士飲其國中賢者四也其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為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儀禮所載乃鄉大夫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七 鄉飲酒禮

賓之禮其正齒位之法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于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有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而儀禮佚其篇其詳不可得聞焉州長習射之儀先飲酒而後射儀禮鄉射篇可以互參惟飲國中賢者之禮經無正文大約與鄉大夫賓賢之典畧相類耳漢制郡國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樂則笙歌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所謂鹿鳴宴也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人以縣令為之復降殺其禮宋淳化中詔有司

講求鄉飲酒禮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為衆賓畧如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黨正正齒位之文二者合為一禮矣明初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於儒學行之又於是日令一人升讀律令蓋取正齒位之義其鄉試舉人中式者亦有鹿鳴宴然不名之為鄉飲酒也周禮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先儒以鄉飲鄉射當之禮記亦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

之獄繁然則先王制此禮或主於興賢或主於尚齒雖所重不同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則一也今採經傳及歷代史志所述具列於篇云

儀禮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疏凡鄉飲酒之禮其各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孔氏穎達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鄉先生教于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于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于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眾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于大蜡祭而黨中于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

張氏爾岐曰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于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于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引周禮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眾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眾賓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

楊氏復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眾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蕙田案以上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

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注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已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退猶去也去又拜者以送

謝之疏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也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盛氏世佐曰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夫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為驕也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為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為將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介亦如之

注如戒賓也疏衆賓亦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畧而不言

蕙田案以上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席敷席也夙與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間南面主人

人席昨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疏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欽定義疏鄉飲酒義於賓席云坐于西北又曰南鄉謂

于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于西南又曰東

鄉謂于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于東南

又曰東方謂于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尊者席曰坐

于東北謂于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

以西至于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次

則西階之上為客位若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

者也而飲射之尊者位于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

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于是此堂上之席次

也

蕙田案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者賓長三人即

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

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

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

主于與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

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

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元酒在西上也肆陳也

吳氏澄曰房戶間者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斯禁一名椹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椹士用禁北面設尊元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

張氏爾岐曰兩壺酒與元酒各一也元酒在酒之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注榮屋翼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

丈以此為度

揚氏復曰上篚在禁南東肆下篚在洗西南肆上篚爵三解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解降洗以酬賓一也下篚解四一人舉解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解二也二人舉解為無算爵始四也

蕙田案以上設席及器

張氏爾岐曰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行畢即奠于下篚且貯餘解也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注肉謂之羹定猶熟也速召也還猶退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教氏繼公曰速賓之儀與戒賓同賓不遂從之者為主

蕙田案以上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注相主

擯贊傳揖衆賓注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疏賓介衆賓立位在門外以北為主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

主人正西面拜賓則側身向西南拜介揖衆賓矣主人揖先入注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庠學惟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

內雷西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

面待賓注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

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注三揖

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

蕙田案以上迎賓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注將獻賓也賓降注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于

階前辭注重以已事煩賓也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與適

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已盥乃洗爵者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

洗注必進東行示情

教氏繼公曰凡洗者必盥盥洗皆立

張氏爾岐曰篚下當篚之下非於篚也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亦非謂遽已洗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沃洗者主人之群吏卒洗主人壹揖壹

讓升注俱升

教氏繼公曰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注復盥為手拭汗賓降主人辭賓

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疏言揖

讓升不言一揖讓從上可知

欽定義疏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

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

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注獻進也賓西

階上拜主人少退注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賓少退注復位復西階上位疏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

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注北面獻於已席前故賓進將于席前受之也案鄉射云賓

不言席前文不具也薦脯醢注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注升由下也升

必中乃設折俎注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

脯醢注坐坐于席祭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

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注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

繚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齊嘗也疏

弗繚即弗紵一也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

言絕不得兼繚也周禮太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

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

張氏爾岐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有繚祭士則否經言弗繚以賓固士也他事皆從士禮注疏獨于此解作繚祭不

蕙田案經文云弗繚而注疏乃以繚祭釋之蓋以弗為屈曲之義其說迂曲張氏駁之最當

坐扞手遂祭酒注拭也疏內則事佩之中有興席末坐啐酒注拭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注啐亦嘗也降席席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西也旨美也

人阼階上答拜注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降洗注將酢主人主人降注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注西階前也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

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

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

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

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注酢報也祭者祭薦俎及酒亦齊啐疏此賓未盥

主人辭洗鄉射賓盥訖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也鄉射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人之命故奠于篚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篚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篚也

敖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注酒已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注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注東西牆謂之

序崇克也言酒惡相克實疏奠于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敖氏繼公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姜氏兆錫曰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為謝酒惡當於獻賓實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

蕙田案崇酒之義姜說為長注疏與敖氏俱費解

又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

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

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

拜

欽定義疏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

皆答拜以此酒為已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注不拜洗殺于獻賓西階上

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

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注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

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注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也

張氏爾岐曰賓辭疏以為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殆非辭酌也仍是辭其奠如鄉射二人舉觶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注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

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

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注介禮殺也一疏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

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注不言疑禮則惟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介西階上立

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注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于其右者降于賓也凡堂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

賓禮不躋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注不躋啐下賓

蕙田案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是為在介右也凡北面以東為右

又案以上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注如賓酌之時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為介

酌疏此主人自飲而盥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注就尊南授之介不

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敖氏繼公曰凡受獻而親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視賓為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為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注奠爵西楹南以當獻眾賓

欽定義疏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

于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注以將獻眾賓故介無事就賓南

蕙田案以上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注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疏主人在阼階下

眾賓在賓介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朱子曰此疏云眾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眾賓無論多少止為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眾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為三拜以示徧而眾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注疏

但言眾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言三人則眾賓多矣主人拜送

注於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注既

約上文介右而知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張氏爾岐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蕙田案降洗者惟眾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

皆不降洗禮又殺于介矣

眾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

張氏爾岐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注謂三人也眾賓辯有脯醢注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

疏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在下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注不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注序次也即就也

疏眾賓謂三賓堂上有席者以年長為首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實觶西階

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與

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

賓拜注實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注舉觶不

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注

薦西也舉觶者降注事已蕙田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

蕙田案以上一人舉觶為旅酬之始

又案揚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尊者一條於

此文之下蓋從鄉射篇之例但尊者或來或

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

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鄉飲酒禮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內弦

右手相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

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賤賤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擗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疏此鄉大夫飲酒云四人大射諸侯禮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八人為差次也工四人二人瑟則二人歌相亦二人以空手無事言也

敖氏繼公曰工笙蓋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注正長也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注降立於西方近其事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

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

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

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

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

教宵雅肄三正習學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

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為之洗疏此及燕禮主歡心尚樂故有

升歌笙間合樂笙間合不獻以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鄉射主于射略于樂無笙間唯合樂笙工並為至後總獻之大射亦主于射略于樂

射略于樂不間歌不合樂故有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薦脯醢使人相

祭注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注授之衆工則不拜

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注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為之洗賓介

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為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

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盛氏世佐曰大師乃君所賜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先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于君賜不必有也注誤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

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其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盛氏世佐曰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注出康

成一手尚爾異同况生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詞雖亡

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蘇氏轍

范氏處義黃氏樵嚴氏粲也謂其辭既亡則其義不

可得而知序詩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

鄭氏樵李氏樛也讀亡其詞之亡為無而謂此六篇

有聲無詞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道王氏質黃氏震

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既用原文而以小序為無

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辯說然猶未足以

厭後人之心而關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

也自古然矣又况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

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為題亦有舍篇中字

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

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豨首采齊肆夏見于禮記祈

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

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亡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于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歌以為有聲無辭之證言則呂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申也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

曰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為平允矣

觀承案笙詩有詞無詞聚訟已久既已並亡則二說亦並可通必欲畫一則終以朱子之說為長夫有詞然後有譜詩樂相生之序誠然然亦原其初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或兼歌其詞則不可一概矣笙詩傳流已久其用在聲故相沿只吹其聲蓋堂上堂下之序如此周時所以用聲而不更造其詞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詞也如琴譜亦有有聲而無詞者其聲自和原不待詞而後顯也若但以曰樂曰賦曰歌曰吹曰奏字面為據則反不為確蓋此等字對文各別散文可通正不

必執此一字為難端也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注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

祭亦受爵於西階上

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

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正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注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

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太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名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各名公所食于

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前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名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在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程子曰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

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

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

召南

朱子曰謂之南者以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

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觀承案明有周南召南之詩而古注不以此

注以雅以南之南反以南為南夷之樂者殊

未允也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

西階東北面疏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知位在此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蕙田案以上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側降注賓介不從疏側者特也作相

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注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

有解情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

敖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

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為賓欲去留之告

賓于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

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注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

既拜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注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鄉射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

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注洗觶奠之示潔敬立于其南以察眾疏執

觶興洗北面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俗本有盥者誤

蕙田案唐石經洗字上有盥字即疏所云俗

本也吳澄三禮考注亦承其誤今從監本

又案以上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

立于賓東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疏前一人舉觶奠于薦右今為旅酬而舉之前主人酬賓奠

于薦東者不舉故言俎西以別之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

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注實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主人

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注旅酬同階禮

殺賓揖復席注酬主人訖

蕙田案以上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

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注其酌實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實解之後授解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注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

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注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注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受酬者自介右注凡授受之階西北面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授介酬者應自介左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敖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尊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

衆受酬者受自左注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于介也疏衆賓之內為首者一人自介右受之自第二以下并堂下衆賓皆自左

受之言變于介者即授受之常法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注嫌賓以下異也辨卒

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筐注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司正

降復位注解南之位

欽定義疏酬之為義注曰勸酒也為酬賓言之也又曰

周也為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于周當主人酬

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

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解乃體主人均惠

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蕙田案以上介酬衆賓衆賓自相酬以辯旅

酬之禮畢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注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勝爵者立于洗南

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疏席末答拜者賓于席西南面答拜介于席南東面答拜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大夫尊于介故也 李氏如圭曰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注於席末拜皆進薦
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注實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疏皆進者一人之賓所奠于薦西一人之介所

薦于 奠于 張氏爾岐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 實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即此二觶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觶為無算爵之始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

俎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疏自此以上皆立行禮 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主人請徹俎賓許注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

命弟子俟徹俎注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疏西階前面之故知賓弟子

敖氏繼公曰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乃受之

司正升立于序端注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

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尊者降席席東南面注皆立相須徹俎也尊者謂此

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為僕 疏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 士立于下不得升堂 故知此遵是大夫也

蕙田案鄉飲酒義從今文作僕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

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

眾賓皆降注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蕙田案以上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羞進

鄉飲酒禮

也所進者狗豕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致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于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

蕙田案以上升坐

無算爵

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

楊氏復曰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畧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眾賓長受而錯皆不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眾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眾賓長之觶以之第三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次實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此所以為無算爵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異於鄉射者舉觶及反奠不于大夫而于介耳其實觶亦以之主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可以類推

蕙田案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為尊鄉飲有介當以賓與介為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介僕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舉觶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

說為是楊信齋儀禮圖尚沿舊注之誤耳

無算樂

注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蕙田案以上無算爵

賓出奏陔

注陔陔夏也陔之為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

再拜

注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主人送于門外

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賓主人以下當屨而後出經文畧也

蕙田案以上賓出

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

注不干主人正禮也尊者諸公

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席此二者於

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三重者六席再重者四席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張氏爾岐曰眾賓之席在賓西此特為位于酒尊東不在眾人行列中故曰不與齒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眾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

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

也辭一席自同于大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

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加席上席也

大夫席再重公與大夫同入亦厭大夫

欽定義疏遵者獻酢之節詳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

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

互考也

蕙田案以上尊者之禮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卿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主人如

賓服以拜辱注拜賓復自屈辱也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蕙田案以上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注勞禮畧

不殺注市買若因所有薦脯醢注羞同也羞唯所有注在有何物徵唯

所欲注徵召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

賓介不與注禮讀則褻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

不召唯蕙田案以上息司正注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

蕙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

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古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張氏兩歧曰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

蕙田案以上記賓介

蒲筵緇布純注筵席也純緣也

尊綌冪賓至徹之注給葛也冪覆尊巾

蕙田案以上記筵及尊冪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注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敖氏繼公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

蕙田案以上記牲

獻用爵其他用觶注爵尊不

蕙田案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于獻也
敖繼公以議記文之不備過矣

又案以上記爵觶之用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半臠

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修

蕙田案以上記脯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注亨狗既熟載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

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胛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腩注凡牲前

臂臠也後脛骨二膊胛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

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搯也腩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疏此序體實用有

朱子曰介俎脊脇胛肺印本胛上有肫字然釋文無

音疏又云有臠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

蕙田案以上記俎

以爵拜者不徒作注作起也言拜既爵者坐卒爵者拜既爵立

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其宜

欽定義疏坐卒爵謂賓主人介立卒爵謂眾賓以下

凡奠者于左注不欲其妨將舉于右注便

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于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

蕙田案以上記諸行禮之節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注賢者眾多無常也

蕙田案以上記眾賓之立位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注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于賓黨不言飲而

東北

張氏爾岐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齒于賓黨為尊之

蕙田案以上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敖氏繼公曰獻賓謂賓介及眾賓獻工兼笙者

蕙田案以上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

注後樂賢者疏大夫入當一人舉解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賓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

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

爵疏獻賓介堂上堂下眾賓一爵獻工與笙二爵獻大夫三爵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注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于

作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

蕙田案以上記獻工與笙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注縮從也雷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懸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蕙田案以上記懸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從便

蕙田案以上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注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

蕙田案以上記薦司正節

凡旅不洗

注敬禮殺也

不洗者不祭

注不甚潔也

蕙田案以上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

注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

敖氏繼公曰士賤于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者同故不入

蕙田案以上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尊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注送主人之

俎以東

注藏于東方

蕙田案以上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五禮通考卷百三十一 鄉飲酒禮

三

蕙田案以上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注其西面者北上統于公

面西上統于尊也

蕙田案以上記尊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

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算爵然後與注燕乃及之

蕙田案以上記主人之贊者

右儀禮鄉飲酒禮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

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而乃射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

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于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于鄉飲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蕙田案鄉大夫與賢飲酒之禮三年而一舉

儀禮所說是也州長習射飲酒之禮一年而

再舉射義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

禮是也黨正正齒位飲酒之禮歲終而一舉

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其鄉

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之禮周禮無其文鄉飲

酒義所謂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者是

也

詩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

衆也疏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法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學校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蕙田案此條毛以為鄉飲酒禮鄭以為國君大飲之禮未詳孰是姑依毛說採入

觀承案七月篇乃追述先公時舊俗如此末章則冬時收穫已畢邠民躋堂稱祝以盡其愛公之誠可以想見古初君民一體之誼耳其時固未有周禮也毛以為鄉飲鄭以為國君大飲必曲曲附會周禮則太鑿矣

禮記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注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介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

爵酢爵僕爵皆居右注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僕作導導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

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也僕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主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為飲之

蕙田案獻用爵酬用觶此記客爵居左鄭以酬爵解之則觶亦通名爵也朱子經傳通解採此條為鄉飲酒之記云

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

者不敢先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疏云謂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于堂下大夫坐于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為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得入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熊氏云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疏云謂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于堂下大夫坐于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為待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得入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熊氏云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蕙田案此正齒位之飲

右經傳鄉飲諸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

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

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

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

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

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

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

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

聖人制之以道注道謂此禮正則于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

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于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

也拜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鬪

辨而免于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而已哉

馬氏希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于賓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于主

徐氏師曾曰此釋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

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出自

五禮通考卷百二十七 鄉飲酒禮

言

東房主人共之也注蓋燕私可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

而以事賓也注絜猶清也疏以鄉大夫等惟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

設賓亦以酢主人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尊酒之西也所以設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

欽定義疏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

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為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

若王朝則鄉大夫為上大夫州長為中大夫黨正為

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為士也其謂主人為鄉大

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

為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

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

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與

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

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羞則宰夫授之而已故

曰主人共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注陰陽助

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于天也古文禮僕皆作遵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

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

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

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

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

于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僕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

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注聖

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

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已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疏此一節明

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三賓象三光者謂眾賓也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于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于身也重釋稱德之義得善行于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于禮也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比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異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啻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禘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注非專為飲食言主于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齊肺于席中唯啻酒于席末也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實即席祭所薦時脯醢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實取祖上之肺啻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于席末謂席西頭也此席專為飲食應于席中啻酒今乃席末啻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于賓故設席耳祭薦

祭酒齊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啻酒入于已故在席末也于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啻酒是賤財也卒禘主人酬賓主人先飲卒禘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于西階上此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故不于席所而卒禘啻纒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禘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

呂氏大臨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殽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然則君子之于飲食飽于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食之禮盡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答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啻之坐祭酒與席未啻酒主人之禮實不敢不答故祭薦祭酒敬主人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不在食故齊以嘗之啻以成之也啻于席之末不於席之正主於行禮不可以飲食實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于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以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為末節也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齊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啻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啻酒獻賓之觴也卒禘則酬賓之時也西階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于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于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邵國下令長于鄉

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疏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

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實內年六十以上

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于

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

以立于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每十

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

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者也

呂氏大臨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鷄豚狗

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四代之養皆于庠序更用饗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

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

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上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衆不

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春秋合諸州長之射冬行之黨正正齒位鄉黨習見禮容

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語類趙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

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

儒以為記黨正飲酒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前

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

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

序齒之事但其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

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記為

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蕙田案黨正飲酒之禮古經當別為一篇亦

名鄉飲酒禮記所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皆此篇中之文而今不傳矣記禮者

以篇名相同故并取釋之其實與賢尚齒明

是兩事後儒求其故而不得輒思併而為一

而儀禮禮記之文俱不可通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三揖至於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

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

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酢階拜送不齊肺不齊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于賓可知及眾賓則引受坐祭

立飲不酢其拜受者眾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寢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眾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主酌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于介則省酬焉至于眾賓則又省酢矣

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唯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于三賓

蕙田案鄉飲酒惟賓最尊次則介又次則三

賓三賓者眾賓之長席于賓西南面者也記

所云眾賓升受坐祭立飲者正指三賓而言

而方氏乃以三賓為正賓不亦謬之甚乎又

禮稱坐祭謂跪而祭酒非說屢升坐之坐方

氏乃云眾賓卑不敢坐而當其養尤誤似未

讀儀禮者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

不失可知疏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瑟與歌者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

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闕則笙吹鵲巢合

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儀禮賈疏謂堂上歌瑟

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

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

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注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

蕙田案儀禮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云修爵者此文修字當是羞之誤耳羞字為句儀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為句儀禮所謂無算爵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也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有禮也和樂而不流燕安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具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于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可行于天下此禮是也

蕙田案自孔子曰吾觀于鄉至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置本篇之首

觀承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考訂次第裁節注疏俱為精當而簡明惟其將經文移易之處每多不概於人心即如鄉飲酒義一篇其義在前而孔子之論在後亦何不可乃定將孔子一段移置在首恐反失先案後斷之序

矣何如悉仍舊次之為當乎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注日出於東僕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疏前經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僕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下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注海水之委也尊有元

酒教民不忘本也

注太古無酒用水而已

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

備藏也

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擎擎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備則北方北方藏也備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闕其間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

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

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

也

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疏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凡建國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

知其繆而曲徇之故相戾之甚

蕙田案古人以死魄為朔生魄為望朔之日明已生矣至三日而曰哉生明者前此之明尚微也望之日魄已生矣至三日而曰成魄者前此之魄尚微也記云三日則成魄謂望後之三日以月自既望以後自盈而虧有盈滿不居之象三讓之義實取于此記文本無誤疏家以為朔後之三日因謂魄在月輪傍之微光則是誤會本文耳

陳氏禮書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獲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為鄉飲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鬪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則鄉

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

先生致仕老于鄉里者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正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僕於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于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

射衆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間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爲美談蓋名生於不足也

右鄉飲酒義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參校

李存總督隸右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四十一

鄉飲酒禮

漢書成帝本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

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後漢書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蕙田案伏湛奏行鄉飲酒禮以紀傳參校當在建武五年是此禮光武時已行之不始於

永平也

李忠傳建武六年忠遷丹陽太守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晉傳元辟雍鄉飲酒賦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享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攸救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嘽嘽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

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宏普也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民間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通典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

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冊府元龜永隆元年七月制曰鄉飲之禮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由州縣者曰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講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蕙田案鹿鳴宴之名始於此

通典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以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于天下比來唯貢

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唐開元禮鄉飲酒

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此為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身兼德行孝誼灼然明著道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

為主若無上位攝行事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為主主人戒賓立于賓大門

五禮通考卷百六 鄉飲酒禮

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于賓之左北面受命立于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于門東西面北向再拜母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賓下倣此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面北上正齒位設衆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元酒在西加勺罍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

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復位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降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問施皆有相贊正齒位衆賓立于三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罍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正齒位菹醢下倣此於賓席前

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

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

祭酒啐酒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

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

賓少退主人進受退復阼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

北面拜送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

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

遂祭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

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筐跪取解實之以酬復阼階上

北面跪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

飲卒解執解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

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解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

席前北面跪取解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

前北面跪奠解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遂

降立于阼階下西面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興

降于禮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主人

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

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

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

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

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

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

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

于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

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

降立于賓南主人于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

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下南面獻眾賓之長升
 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眾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
 者薦脯醢於其席前眾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
 醢祭酒執爵興退于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
 主人又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上南面獻眾賓之次者如
 獻眾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罇實酒
 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眾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
 飲贊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筐主人與
 賓一揖一讓升賓介眾賓序升即席設工人席於堂廡
 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側邊曰廡工四人入先二瑟後二歌工持
 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于堂下北
 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正乃合樂周南關
 雎召南鵲巢訖司正升西階司正為主人之贊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跪

取觶於筐興適罇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還北面跪
 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再拜賓降席取觶于
 筐適罇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于
 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
 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阼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再
 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于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階禮殺賓
 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
 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
 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
 退介受觶主人于介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
 自西階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
 近北面立于介右旅序也于是介酬眾賓又以次序相酬也某者眾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一以某字別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故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又使其贊相上下介跪奠觶遂

鄉飲酒禮

七

拜執觶與某子答拜介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與受酬者答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眾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酬者以觶跪奠于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于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之詞皆司正傳賓坐各就

席坐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履于階下主人先左賓先右禮畢降納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勗忠于國孝于親內睦于閭門外比于鄉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與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與降復

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醢其位正齒位無進羞無算爵無算樂算數也主人之贊者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賓以上贊者二人行爵以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算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飲而止也

與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于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唐書韓思彥傳思彥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克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李栖筠傳栖筠為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知勸

五代史李愚傳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宋史禮志鄉飲酒之禮有三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

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禮三也後世臘蜡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之儀不行于郡國進貢士日設鹿鳴宴猶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之遺禮也然古禮有賓主僕介與今之禮不同器以尊俎與今之器不同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東南僕坐東北與今之位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獻衆賓與今之儀不同今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且以知州軍事爲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爲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衆賓亦古者序賓養老之意也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亦古者習射于序之意也唐貞觀所放禮惟明州獨存淳化中會例行之

玉海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正二關雎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宋史樂志淳化鄉飲三十四章

鹿鳴呦呦命侶與儔宴樂嘉賓既獻且疇獻疇有序
休祉無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鳴呦呦在彼中
林宴樂嘉賓式昭德音德音愔愔既樂且湛允矣君子
子實慰我心 鹿鳴呦呦在彼高岡宴樂嘉賓吹笙
鼓簧幣帛戔戔禮儀踟踟樂只君子利用賓王 鹿
鳴相呼聚澤之蒲我樂嘉賓鼓瑟吹竽我命旨酒以
燕以娛何以贈之元纁粲如 鹿鳴相邀聚場之苗
我美嘉賓令名孔昭我命旨酒以歌以謠何以置之
大君之朝 鹿鳴相應聚山之荆我燕嘉賓鼓簧吹

笙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薦之揚于王庭

右鹿鳴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時物嘉良有泉清泚有蘭馨香晨飲是汲
夕膳是嘗慈顏未悅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
顏和氣怡色奉甘與鮮事親是宜事君是思虔勗忠
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魚修以美俎君子有道嘉賓式燕以娛 洋
洋嘉魚佇以芳罍君子有德嘉賓式歌且舞 我有
宮沼龜龍擾之君子有禮嘉賓式貴表之 我有宮
藪麟鳳來思君子有樂嘉賓式慰勤思 相彼嘉魚
爰縱之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相彼嘉魚在
漢之梁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康 森森喬木美蔓

榮之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宜之 喈喈黃鳥載飛載
止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且喜

右嘉魚八章章四句

崇正莪莪動植斯屬高既自遂大亦自足和風斯扇
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亭以育 崇正巍巍動植其
依高大之性各極爾宜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壽之
域烝民允躋

右崇正二章章八句

關雎于飛洲渚之湄自家刑國樂且有儀 郁郁芳
蘭幽人擷之温温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無斃寤寐
所屬罄爾一心受天百祿 郁郁芳蘭雨露滋之温
温恭人圭組縻之 郁郁芳蘭佩服珍之温温恭人
福履綏之 關雎踳踳集水之央好求賢輔同揚德

光 蘋蘩芳滋同誰掇之願言賢德靡日不思 偶
其賢德輔成已職求配玉音服之無斃 潔其粢盛
中心匪寧薦於宗廟助君德馨 賢淑來思人之表
儀風化天下何樂如之

右關雎十章章四句

彼鵲成巢爾類攸處之子有歸瓊瑤是祖 彼鵲成
巢爾類攸匹之子有行錦繡是飾 彼巢成巢爾類
攸共之子有從蘭蓀是奉 伊鵲成巢珍禽戾止婉
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鵲營巢珍禽攸處內助賢侯
弼于明主 伊鵲營巢珍禽輯睦均養嘉雛致于蕃
育

右鵲巢六章章四句

名臣奏議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

曰臣聞聖人制鄉飲酒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
而易識也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
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
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
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邇秦亂不能
行之漢世祖始一行之旋廢西晉行之又廢至唐乃
明著禮文散頒郡國長吏以化黎民至開元中宣州
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于貢士之日畧得舉
用其餘寢停乃拜奏上言歲行禮制於是宣州耆老
每聞歌白華華黍之詩南陔由庚之頌觀者踴躍聽
者感泣風移俗易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也願陛
下申明舊典頒鄉飲之禮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
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

五頁六
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年高可恭
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擗節之可學矣見升
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
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
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禮漬道草惡歸善為父
而慈為子而孝為兄而友為弟而恭為夫而和為婦
而柔一家率之一鄉化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
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有然哉則比屋可封之俗
不獨堯舜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

蕙田案淳化修鄉飲之儀實自錫言發之
觀承案宋時猶行鄉飲之禮庶幾尚能存古
然何不即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舊文而
必另造其詞乎且既欲另造則宜別為其詞

以合隨時從俗之義亦可也而乃改頭換面
南雅古詞何耶且笙入無詞尤不當造其病
正與束皙同適增其陋而已

玉海徽宗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為鄉飲酒
宋史禮志政和禮局定飲酒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
用之屬並參用辟廱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令用古樂
既又以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之言周官以六藝教士
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諸射宮請詔諸路
州郡每歲宴貢士于學因講射禮于是禮官參定射儀
鄉飲酒前日本州于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
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
幕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設樂其日初筵提舉
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弓

四首九四
矢揖入射乘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
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贊者贊揖酬酢如儀畢揖退
飲如鄉飲酒案玉海作政和五年

高宗紹興七年郡守仇念置田以供鄉飲之費

高宗本紀紹興十三年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

禮志紹興十三年北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徧下郡國于是國子祭酒高閔草具其儀上之

玉海林保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徧下郡國令取明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其禮有主賓僕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既及約束九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春正月辛卯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

禮志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主賓僕介之位其主則州以守縣以令位于東南賓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僕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相及贊以士之熟于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衆賓既入主人序賓祭酒再拜詣壘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主以下各就席坐訖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致詞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興復至阼階楮下僕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並南向主人

五首
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
自東出賓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于門外
之左西鄉僕從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退

〔朱熹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
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踈甚
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熹
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
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理宗本紀景定五年夏四月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
時燕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
遂爲定制五月定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每歲孟春
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

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于京師其民間里
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
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于里中若讀律令
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
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
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明集禮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僕

每冬季行事縣令爲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
行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又其次一人爲三賓又
其次一人爲衆賓鄉人嘗爲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
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爲僕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闕以衆
所推服者一人爲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

容貌詳緩習禮儀者為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為坐席位為立位次為更衣服之所

設賓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于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席

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僕

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為一列

皆專席不屬眾賓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東面北上若

賓多則又設席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席于東序西

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僕則主簿典史居此設眾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

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又設位于西階之

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笑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于堂下

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案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桌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

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設主及僚佐以下

次于東廊賓介及眾賓次于庠門之外僕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

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于

堂上下席位前案儀禮徧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陳豆于

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為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

實以菹醢賓與賢能則用脯醢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

一

舍菜

若賓與賢能則前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正齒

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省視器饌畢詣

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主及僚佐以下出
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 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
 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廉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
 門外之右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眾賓居三賓之後皆
 東面北上僕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
 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
 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左西面立賓
 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眾賓序行入門右皆東立如
 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揖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
 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
 賓南三賓居介南眾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
 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
 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
 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
 事者舉冪主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
 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趨
 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
 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西階
 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爵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

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者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者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

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位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

無僎則去此條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

阼階迎于門内賓介降立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

升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

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

東北面獻僎贊引導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東西南面

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

下奠於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悅手次詣爵洗位取觶于篚洗觶拭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勗為臣竭忠為子盡孝內穆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復坐

讀律

若賓與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悅手訖乃升自西階執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算爵

贊禮唱爵行無算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蕙田案集禮定於明初其時賓興賢能尚用

鄉飲之禮洪武十六年重頒圖式刪去此條而賓興與鄉飲判為兩事矣

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為主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習禮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次為衆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西北南面設主席於東南西面介席於堂之西南東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菹醢設讀律席東楹下西面

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

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眾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於東階上西面眾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為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設卓案於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讀律者揚言曰恭惟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彞憲以忝祖父言訖歛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眾賓之列賓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與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 一各處府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於學宮除僕賓外眾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于明倫堂依圖陳設坐次至日主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賓僕以下比至執事者報賓至主偕僚屬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畢皆坐僕至介至儀亦同既齊至各就位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僕賓以下皆立各相揖執事舉酒授司正司正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族

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司正遂飲酒以觶授執事仍各相揖司正復位及僕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揚觶儀及讀皆肅而聽之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僕次介次主三賓以下次第舉之乃主獻賓執事者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以次奠爵儀如之畢主復位遂酬主賓起僕從之執事者酌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兩拜賓僕主皆拜遂就位坐酒三行湯三品遂徹饌各起離席僕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行兩拜禮遂送賓分東西行乃三揖出庠門而退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殺即一百家內供辦坐以齒次年老者雖至貧上坐少者雖至富必下之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有過

犯者雖年長而富亦坐席末聽讀律受戒諭飲酒畢同退如不行赴飲及強坐衆賓之上者爲頑民許主席及諸人首告遷邊遠爲民主席及衆賓容隱者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爲一會內以里長主席其餘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餘以年齒叙坐如有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僕擇通文學者一人揚觶一人讀律一人贊禮前期主詣賓門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邵敢請爲賓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遂拜請介亦如之但敢請吾子爲介先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主席于堂東南西向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至日主迎賓及獻

五章
酬揚解讀律酒數行皆如學宮儀飲畢明日賓介僎眾
賓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拜謂辱昨日之來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敢有誼譁失
禮者許揚解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
會眾罪之

二十二年定鄉飲酒禮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
犯者自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戶役差稅遲悞及曾犯
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為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
犯奸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
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為一席序坐于東門之外
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三家子弟各要分別三等坐次善
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序
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蕙田案洪武二十二年所定鄉飲儀分善惡
三等序坐不得混淆蓋於講禮讀法之時微
寓彰善癉惡之指雖古禮所未有而於化民
成俗之義亦有當焉惜乎有司視為具文未
聞有實心奉行者也

右歷代鄉飲酒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

